

释大愿
主编



顾净缘著述集 贰

顾净缘 著述

顾龙珠 点校

顾净缘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天柱文化丛书]

释大愿 主编

顾净缘著述集

(貳)

顾净缘 著述

顾龙珠 点校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目 录

学佛演坛

人何以要学佛	3
“佛”是什么	15
学佛的过程	32
亟须认明的学佛对象	38
持戒是学佛的第一步	48
修定是学佛的第二步	56
证慧是学佛的第三步	94

净土演坛

别开一径的易行道	115
净土的胜妙	137
三辈往生	151
关于净土教的几个重大疑问	177
历代流传的种种净土法门	197

天台演坛

且来谈谈我们的天台宗	379
天台宗在佛教中地位的鸟瞰	391
三谛是天台特显的法宝	405

由三谛说到一念三千	417
由三谛说到三法无差	428
由三谛说到性具善恶	441

法相演坛

试辟一条研究法相的新捷径	455
法相宗在佛教中地位的鸟瞰	463
宇宙间究竟有些什么物事	484
真正的“造物主”是谁	504
一套神秘大魔术的揭破	518
不可不认清的“种子”	527
散土如何结成泥团	542
号称“唯识半学”的四分三类	564
法相宗对于一切法的总清算	582
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	599
“转识成智”的若干过程	610
“法相年”最后的大结束	637

过南信天

学佛演坛

人何以要学佛

今天本演坛开讲的第一次，所开讲的问题也就是本演坛开讲的第一声。在这第一次第一声里面，自然应当有一种开宗明义表示，不是寻常随便谈谈可比。因此，我对于这个讲题，几经斟酌、几经考虑才定下的。表面上看去，虽像是老生常谈，实际上说来，对于我们这一般人有着深切重要的关系。而且我的讲法特别不同，句句都要从听讲的人心坎上爬搔，处处都要就听讲的人性灵上描写，一定要使诸君一时心花开朗，一时趣味盎然，一时满腹悲哀，一时恐怖四布，一时爽然自失，一时茫然无归，而最后却是皆大欢喜。

本来我们新立这个演坛，并不是随便闹着玩的。论它的性质，我应当替它详细地声明一下，就是它不是科学的演坛，不是哲学的演坛，不是文学的演坛，不是实业的演坛，不是医学的演坛，不是体育的演坛，不是艺术的演坛，不是政治的演坛，不是经济的演坛，不是法律的演坛，不是军事的演坛，不是党义的演坛，乃至不是其余一切世法的演坛，却是一个教理的演坛。而在教理演坛之中，又不是开讲其他宗教的教理，或是基督教，或是天主教，或是伊斯兰教，或是大秦教，或是婆罗门教，或是中国固有的儒教和道教，乃是专门开讲佛教的一个演坛。这是我们在这个演坛里面说话和在这个演坛里面听讲的人，大家应当首先认清的一个要点。

那么，我们现在便从这个佛教上说吧！

可是，提起了“佛教”两个字，便犹如一位大富翁，他的家当就多了。你看，偌大的佛教，就经典上说，有所谓第一时说的《华

严》、第二时说的《阿含》、第三时说的《方等》、第四时说的《般若》、第五时说的《法华》、《涅槃》，还有许多显密权实等等的经论，我们在这许多经典里面预备说哪一部呢？就宗派上说，有所谓俱舍宗、成实宗、律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真言宗，还有许多大小本末等等的支派，我们在这许多宗派里面又预备说哪一派呢？就教义上说，有所谓业感缘起的教义、赖耶缘起的教义、真如缘起的教义、法界缘起的教义、六大缘起的教义，还有许多性相、空有等等的教义，我们在这许多教义里面又预备说哪一义呢？就修法上说，有所谓声闻乘的修法、缘觉乘的修法、菩萨乘的修法、金刚乘的修法，还有许多止观定慧等等的修法，我们在这许多修法里面又预备说哪一法呢？

我想，我们现在对于上面所举出来的这些佛教的家当，顶好都搁着不说，因为这个家当实在大得了不得，要清理起来，简直比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富豪——一秒钟要进许多金镑的，还要难上几倍。既然我们没有这清理的工夫，我们顶好只听着那会计师的总报告，也就不必一一去检点，一一去彻查。你只看我在上面所举出来的那些名目，还不过是这位富翁无数账簿中间的几种分类，在没有见过他这些账簿的人，大都莫名其妙，已经要使人望着头痛，我若是把他的无数账簿一本一本地搬了出来，大家更要闹得眼花缭胀，有些不能耐烦的人或者还要吓起跑到十五里外去。所以我现在主张，把他的这些账簿，暂时一并束之高阁。

还有一层，这位佛教大富翁，家当固然大的了不得，并且宫墙万仞，不容易得其门而入；入了门的，也还要升了堂才有实际的享受；升了堂的，也还要入了室才有完备的享受。我们若还是站在墙外的人，那么他的家当无论怎样大，他里面的享受无论怎样好，我们究竟一点也不知道，便与我们丝毫无干，我们又何必枉费心思替人数宝呢！所以我现在主张，不仅他的账簿，我们不

去替他清理，就连他有些什么家当，我们也不必去说。

话又说回来了，我不是说这个演坛是专门开讲佛教的吗？于今却将这位佛教大富翁的账簿捆起，又把他的家当丢开不说，究竟要算哪一家子的账呢？

我老实告诉你们吧，这位大富翁的家当，是我们彼此都有份的，不过我们早年流落在外，许久没有回家，家里的一切情形，我们大都已经忘记，有的简直连这一份家产继承权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放弃了，就是现在听讲的诸君，恐怕也未必个个记得自己还有一份偌大的家当在这里吧？我现在已经发现了这份家当是公有的，只要是寻得了正路，回到了家了的，都可以同等地得着无穷享受。这位佛教大富翁他并不私为己有的。因此，我极愿邀着大家同去承受这份偌大的家当。但是在目前的大家，没有经过一番审查，或者还以为我是信口开河，不能相信，必须先由我把我们应当去承受这份家当的理由，原原本本说个明白，然后大家才能深信不疑。等到大家都认明了这份家当的确是自己所应有之后，自然可以升堂入室，得到一种享受，便不会痴痴呆呆地站在墙外，也自然可以高兴地搬出账簿自己清理，便不会望着头痛。所以我今天便只要说我们应当去承受这份家当的理由，换句话说，便是要说“人何以要学佛”。

有人说：“这佛教只是印度的释迦太子所创立的一种宗教，正和耶稣基督创立基督教、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一样，他们都不过是各人一家的私言罢了！信的人自然甘愿皈依，不信的人不妨各行其是，须知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一条定律，我们又何必一定要去学佛呢！”

像上面这样的误认，是使我们抛弃这份家当的一个大原因，我们应当首先加以辨明。本来提起了“佛教”这个名词，人家大都要联想到宗教上，大都要认它是世界上几大宗教之一，但是它的本身实在不能就把宗教两字判定它。那些关于宗教的价值和

佛教是宗教、非宗教等等的话，人家说得很多，我也不必再去争辩，我只说说它的本身上两个特点，就是它一不是迷信，二不是空谈。何以说它不是迷信呢？因为它从真理上建立。何以说它不是空谈呢？因为它从实际上修行。若是直截痛快地说，它从真理上建立，便是人人应当相信的一种教；它从实际上修行，便是人人应当依从的一种教。人人应当相信，便能使人人的“心的方面”在真理的建立上，得到一种真实的境界，这就是从人人的“心的方面”说佛应当学；人人应当依从，便能使人人的“身的方面”在实际的修行上，得到一条正当的道路，这就是从人人的“身的方面”说佛应当学。既然从人人的“心的方面”和“身的方面”说都应当学佛，所以我敢说，只要他是天地间一个人，他便一定要去学佛。

话虽如此，但是卖糖的一定说糖甜，卖瓜的一定说瓜好，只凭着我口里几句空空的话，没有说出一个真实的理由，不免有人要说我是吹法螺。在这时候，我就是搬出这位富翁的账簿来，指出几笔账把他看，人家或者还要说这是他私人造的账簿，不能全信，那么，我们还是从自己的本身上说说这个“人”的问题吧！

我们大家都是人，究竟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大家切己的一个问题，似乎还值得研究，说起来不致枯涩乏味。可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须得分做两方面去观察。哪两方面呢？便是宇宙观和人生观。

宇宙是我们这些人所依止，就是人的外境的存在。我们若是没有这个存在，便没有人存在，多亏了目前的宇宙宛然存在，才有了我们这些人。在我们的意思，纵然不认定这个宇宙永远存在，一定也要希望这个宇宙常常像目前这样的存在，就是大家要提出一个口号，喊一声“宇宙万岁”。但是宇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呢？我们试从这个宇宙上加一番观察吧！我们先从地面观察、从地底观察、从海中观察、从天空观察，把这个宛然存在

的宇宙的体性看它一个普遍，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这种事我们虽不能由自己一身做到，可是历来做这种事的也很多，我们只集合古今中外的记载和研究，也可以知道它只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再从现今观察、从近古观察、从中古观察、从上古观察，把这个宛然存在的宇宙的经过又看它一个普遍，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这种事我们虽也不能由自己一身做到，可是历来做这种事的也很多，我们只集合古今中外的记载和研究，也可以知道它只是这样一个东西。诸君呀，你道它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呀？原来它只是一个迁变不停的东西，它常常由出生而兴盛，它又常常由衰败而消灭。我们在一天的里面可以看出来，早上太阳出山，万物都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朝气；到了日中，万物大都兴盛，极力地发展；到了午后，就要慢慢地衰歇；到了日落以后，万物便都止息了。我们在一年的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当那春天，水流花放，草长莺飞，万物莫不发生；到了夏天，便都成长；到了秋天，霜寒叶落，便换了一副萧条的景象；到了冬天，就都闭藏了。仔细想来，当它那兴盛的时期，便有那衰败的命运紧随着；当它那出生的当儿，便有那消灭的定数预伏着。那么，目前的宛然存在，转眼也要变为空虚，实在便和空虚一样。所以有人说：“我看那混沌初开，犹如世界的末日；我看那春华灿烂，犹如暗淡的秋容。”这几句话，说得并不为过。

然则我们对于这个宛然存在的宇宙，不免要失望了，因为我们最后所得的宇宙观，只是一个空虚。

至于人生观呢？人生是我们这些人所表现，就是人的本体的存在。我们若是没有这个存在，便也没有人存在，多亏了目前的人生宛然存在，才有了我们这些人。在我们的意思，纵然不认定这个人生永远存在，一定也要希望这个人生常常像目前这样的存在，就是大家也要提出一个口号，喊一声“人生万岁”。但是人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呢？我们试从这个人生上也加一番

观察吧！我们先从本身观察、从社会观察、从国家观察、从世界观察，把这个宛然存在的人生的体性看它一个普遍，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这种事我们虽也不能由自己一身做到，可是历来做这种事的也很多，我们只集合古今中外的记载和研究，也可以知道它只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再从自己观察、从父母观察、从祖先观察、从原始民族观察，把这个宛然存在的人生的经过又看它一个普遍，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这种事我们虽也不能由自己一身做到，可是历来做这种事的也很多，我们只集合古今中外的记载和研究，也可以知道它只是这样一个东西。诸君呀，你道它又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呀？原来它也只是个迁变不停的东西，它常常由出生而兴盛，它又常常由衰败而消灭。我们在一生的里面可以看出来，自从我们呱呱堕地，逐渐长大成人，一天一天地只觉得活力充实；到了中年以后，齿摇发秃，便渐觉衰弱；衰弱之极，遂至于死。我们在一代的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当它一朝新盛，国势兴隆，蓬蓬勃勃，满眼都是时和年丰、民安物阜的气象，及至气数一尽，便渐渐衰微以至于灭亡。仔细想来，当它那兴盛的时期，也便有那衰败的命运紧随着；当它那出生的当儿，也便有那消灭的定数预伏着。那么，目前的宛然存在，转眼也要变为空虚，实在便和空虚一样。所以有人说：“我看那孩子初生，便有那送终的蜡烛燃在他的头上；我看那繁华满眼，便有那凭吊的哀歌送入我的耳中。”这几句话，说来也并不为过。

然则我们对于这个宛然存在的人生，不免也要失望了，因为我们最后所得的人生观，又只是一个空虚。

唉！我们的宇宙，只是一个空虚；我们的人生，又只是一个空虚。可怜的人们，眼前的富贵，犹如浮云；心上的经营，犹如水月；盖世的功名，犹如春梦；绝代的才华，犹如昙花。他只有在这个莫名其妙之中，匆匆忙忙，惊惊惶惶，渺渺茫茫，凄凄凉凉，度过了他这个空虚的身世，这是多么的可怜！因此有一种人，自命

为千古伤心人，他要和千古的人同声一哭。这种态度，我们不要怪他痴，且试问我们自己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这个空虚的身世里面，向哪里安身？又向哪里安心？不正是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吗！诸君呀！你们有没有安身的所在呀？你们有没有安心的所在呀？我想大家都在这个莫名其妙之中，是不容易找得着的。那么，我们终于是风前的飞絮、波上的飘萍而已，岂不可怜！

上面所说，都还是单就着“人”的空虚上说说罢了，何况空虚之外，还有更难堪的在那里呢！我要继续说下去，恐怕诸君要感到板滞和沉闷，恰好我也想到我学佛的最初一个动机，正含着这个问题，我想拿着那一段事实来申述一番，斟换一个话头，使诸君脑海的印象里别开一种新的局面，似乎比较的多些兴味。

说到这个动机，在我个人的历史中，总算很早，那时还是十一二岁吧，在这个时期以前，我蒙受着法界之恩，生长在父母怀抱之下，只觉得家庭之间融融泄泄，从早到晚唯有欢乐，我因此感到人生是慈祥仁爱的，是光明活泼的。诸君呀！这种观念虽是我那时片面的误认，谁又不是这样希望着的呀！可是到了这一年，忽然有一次战事发生，打破了和平安静的空气。我们兄弟姊妹便由父母携了出去避兵。那时我眼见兵火的焚烧，耳听枪炮的轰击，心里由恐怖而起了一种疑惑，我想慈祥仁爱的人生不应有这种现象。不幸这一回避兵出外，我那第四个小弟弟，又因此得病而死了，那时我眼见尸体的僵直，耳听母亲的悲号，心里又由伤感而起了一种疑惑，我想光明活泼的人生也不应有这种现象。诸君呀！我那时虽是这样的想，然而从事实上一看，这两种不应有的现象，却实实在在是有的呀！并且，我在最初还以为偶然一时的不幸，想把它掩饰过去，后来细心地窥探，结果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惊什么呢？便是这两种现象竟是人生所必有，而且是人生所常有，丝毫不加掩饰，

也就丝毫不容掩饰。于是我着了慌了，那时我便将这问题问问我的母亲，母亲道：“孩子，你不要发这种痴想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研究的，你不要放在心上呀！”可是那时的我，哪里放心得下，回头便找着父亲去问，便找着老师去问，便找着其他的旁人去问，而结果却使我大失所望，就是他们对于这些现象都仿佛是司空见惯，不以为意，既不把它当作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也就不能解答。我从失望之余，便想到眼前的人有限，他们纵然都不能解答，想那天下的人一定总有能解答的；再想到现今的人有限，他们纵然都不能解答，想那古来的人一定总有能解答的。幸亏那时已经认识了几个字，便跑到家庭的藏书室里，镇日地乱翻乱寻，要找到这种解答，那时也费了不少的工夫。最初我找到几种儒教的书，看了那些“性理”和“易数”等等说法，心里觉得有些头绪，却嫌它对于生死了脱没有方法。随后又找到几种道教的书，看了那些“玄理”和“丹道”等等说法，心里更觉得有些把握，却嫌它对于本源的开阐不甚详明。后来便找到几种佛教的书，才把上面两种缺点弥补了，尤其是那佛祖出家的一段因缘，与我的感想极相契合，心里便犹如得了一个归宿一般。我学佛的一点信根，便从这里暗暗地种下了。于今我请说一说这段佛祖出家的因缘，倒也很有趣味，很耐思索呢！

佛祖便是释迦牟尼，原是印度迦毗罗幡窞都国白净饭王的太子。有一天，太子出游，在树下歇息，偶然看见一个耕田的农夫，在那里赤体工作，烈日晒背，尘土满身，异常辛苦。而那条耕牛，拖着很重的犁，皮破血流，不能休息，走得稍慢，又时时受农夫的鞭打，日长天热，气喘汗流。那时人和牛都已困顿饥渴，而且身上都瘦削无肉，本来只剩着几根骨头，一种困苦可怜的样子，使人看了要起无限的感想。还有那犁头过处，土里翻出许多的虫，本已受伤，又被鸟雀争来啄食。太子见了这种情形，心里异常忧愁，觉得众生可愍，互相吞食，当时便有出家的意思，这便

是佛祖出家因缘之一种。

后来又有一天，太子出城东门，看见一个老人，头白发秃，肉少皮宽，眼赤涕流，口齿缺破，形貌丑陋，气力衰微，拄着拐杖，行动极苦。太子便问从人，这是一种什么人？从人告诉他，这名为老人。太子又问，还是单只有他一人要老，还是一切的人都会要老？从人便说，一切的人都是一样。太子听了便愁思不乐。

又有一天，太子出城南门，又看见一个病人，喘息呻吟，骨消肉尽，容貌痿黄，举身战挣，不能自持，两人搀扶，暂息路侧。太子便问从人，这又是一种什么人？从人告诉他，这名为病人。太子又问，还是单只有他一人要病，还是一切的人都会要病？从人便说，一切的人也都一样。太子听了便又愁思不乐。

又有一天，太子出城西门，又看见一个死人，躺在床上，四人抬着，又有他的亲眷号哭相送，顿足捶胸，呼天抢地，声音悲惨，听着也要伤心。太子便问从人，这又是一种什么人？从人告诉他，这名为死人。太子又问，还是单只有他一人要死，还是一切的人都会要死？从人便说，一切的人也都一样。太子听了便又愁思不乐。

又有一天，太子出城北门，又看见一个比丘，穿着法服，手持锡杖，威仪整肃，行路安详。太子便问从人，这又是一种什么人？从人告诉他，这是一位出家人。太子又问比丘，为何出家？他说，我见世间一切无常，想求解脱，所以出家。太子听了便道：善哉善哉！天人之中，这是最胜，我当决定出家学道。这时太子转生欢喜，便由此出了家。以上所说游四门的故事，也是佛祖出家因缘之一种。

我们现在且看看这两种因缘吧：他在前面观耕夫的时候所见，是世间互相残杀的现象；他在后面游四门的时候所见，是世间流转无常的现象。那互相残杀的现象，便是使我由恐怖而起一种疑惑的现象，系从人的“用”上看出，即由人与人相接所表

现；那流转无常的现象，便是使我由伤感而起一种疑惑的现象，系从人的“体”上看出，即由人与人各个所表现。总之，都是人的重要问题呢。

在这两个问题的中间，我们应当有两层的觉悟。

第一层，便当觉悟这个“人”的真实现象。在我们所感到的，只有一种恐怖和一种伤感，因为他的体上既表现出流转无常，他的用上又表现出互相残杀。人的一身，不仅会有一种自然的消灭，还会有一种非自然的消灭；不仅会有那不可见的造物加以残杀，还会有可见的同类加以残杀。因此，使我们从伤感之余，还要加上一层恐怖。前面单说他一种空虚，不是还没有尽其量么？我们看着这样的人生和宇宙，他的全体大用不过尔尔，实在令人寒心，应当如何设法跳出了这个苦海？

第二层，便当觉悟这两种现象，正是一因一果。本来世界上的事事物物，莫不有一个因果的定律存乎其间，只为他种下了互相残杀的因，所以招得了流转无常的果。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流转无常的果，原是过去的因所招，从果上去说因，他的因本已不可见，然而我们可以推知他这个因一定和现在所造的因性质相同；我们现在这个互相残杀的因，原是未来的果所本，从因上去说果，他的果也还不可见，然而我们也可以推知他这个果一定和现在所受的果性质相同。何以故呢？人之所以互相残杀，只因各人都认定了有一个我，便起了许多的贪心、瞋心、痴心，由这些心表现于事实上，才有那互相残杀的现象；人之所以流转无常，一方面是互相残杀的苦报，一方面也只因各人都认定了有一个我，便从无分别上起了分别，从无生灭上起了生灭，才有这流转无常的现象。若是把这个“我”的认定打消，他自然不会互相残杀，他也自然不会流转无常。只因他们这个背景相同，所以说他们因果性质相同，所以说他们正是一因一果。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的面前明明的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从这流转无常的苦果上，仍然认定有“我”，起着贪心、瞋心、痴心，又造那互相残杀的苦因，那么生生死死，果果因因，展转相寻，苦便无尽，这便是一条趣苦的道路；一条是从这流转无常的苦果上，悟出了这个因果的循环，不再造那互相残杀的苦因，也不再起那些贪心、瞋心、痴心，乃至这个“我”的认定也通通打消干净，那么他便跳出轮回，永远不受那苦的果报了，这便是一条离苦的道路。前面那条是一般迷梦未醒的人走的，后面这条是一般迷梦已觉的人走的，这两条路明明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还是走哪一条路呢？

我知道诸君一定都要走后面这条路的，因为我们在恐怖和伤感里面，早已认清了宇宙和人生实在是一片苦海，我们没有不想早日离开的，哪里还肯再望着苦海里面去跳呢！然则我们可以就此断定这条路是人人所应走的一条路，我想这一定是大家所公认的呀！

我们在这里便应知道，这条路正是佛所走的。佛因着前面所说的两种因缘，找出了这条迷梦已觉的人所走的路，由这条路，得到了他的安身的所在和安心的所在。他走过之后，便把这条路怎样好走、怎样应走、怎样去走，以及一切沿路的情形，都造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指示种种的走法，想引着一般人都走上这条路，使大家都从那恐怖和伤感里面得着安身、安心的所在。他那份偌大的家当，便是走这条路的人所应得的。他既得了，便把它拿来专门供给走这条路的人享用。像他这样的用心，总算慈悲极了，而且他那说明书上所指示的走法，最是精密、最是正确，千古以来走过这条路的原不止他一人，而走法的指示却要推他为第一。我们如果认定这条路是人人所应走的，想跟着那迷梦已觉的人去走，便应当依着这部精密正确的说明书上所指示的走法，便应当认明这位佛是唯一明眼的领导者，然后我们才能够走上这条路，然后我们才能够享用这份家当，然后我们才能够得